



成都巷战

1932

田闻一◎著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

成都巷战·1932

田闻一 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成都巷战·1932/田闻一著. -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 2006

ISBN 7-5033-1917-8

I. 成… II. 田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02869 号

书 名: 成都巷战·1932

作 者: 田闻一

责任编辑: 张俊南

装帧设计: 十亩工作室

责任校对: 刘 妍

出版发行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

邮编: 100035

电 话: 66531659

E-mail: jfwycbs @ 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

开 本: A5

字 数: 298 千字

印 张: 11.875

印 数: 1-5000 册

版 次: 2006 年 5 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06 年 5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ISBN 7-5033-1917-8/I·1514

定 价: 24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目 录

第一章 夜梦不祥 / 1

- 1 冬夜，袅袅远去的更声，让刘文辉心事沉沉
- 2 秘密：左手做的事也不能让右手知道
- 3 来川兜售武器的日本军火商不见了，让刘文辉一下慌了神

第二章 幕后交易 / 31

- 1 日本军火商眼中的成都龙泉驿，竟像他的家乡伊豆
- 2 田颂尧才不是“田冬瓜”，机敏得很
- 3 刘文辉后来居上，签订了大单，让岩崎喜出望外

第三章 清明时节 / 55

- 1 刘文辉写下座右铭：“天变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恤。”
- 2 在回安仁老家的路上
- 3 冷县长眼中的刘老五——刘文彩
- 4 刘督办回家
- 5 刘湘说：“幺爸的军火，早来早去，晚来晚过。”

第四章 刀光剑影 / 97

- 1 最让刘文辉耽心的事情发生了
- 2 搬来说客去重庆
- 3 趁夜，挖刘湘的“墙角”
- 4 聪明的“范傻儿”师长
- 5 困穷匕首见

第五章 成都吃紧 / 129

- 1 拿泸州，小试牛刀
- 2 刘文辉也要动手了
- 3 惨烈的战斗，在深夜时分突然打响
- 4 “怪人”刘师亮白天打起灯笼闹到省府来了
- 5 “水晶猴”退隐
- 6 抢占全城制高点——煤山

第六章 魑魅魍魉 / 177

- 1 兵痞、流氓石少武
- 2 阴暗角落里，两个丑类的密谋
- 3 一只罪恶的魔爪悄悄伸向了冰清玉洁的少女

第七章 煤山决战 / 213

- 1 抢时如抢宝，石少武请战
- 2 田颂尧煤山初战告捷
- 3 煤山易手，血流成河

第八章 和平使者 / 234

- 1 处于危急关头的田颂尧 29 军
- 2 不可小视的尹都督和五老七贤

3 将计就计，借力发力

第九章 兔死狗烹 / 278

- 1 大战初停，祠堂街上来了一对“狼”与“狈”
- 2 “算了。”干爹刘文辉回答得轻描淡写，“石少武这也是咎由自取！”
- 3 “狼”与“狈”的末日

第十章 以退为进 / 297

- 1 悠游于青城山、都江堰间的“水晶猴”
- 2 邓锡侯言在此意在彼的趣说
- 3 参谋长说：“军长不回去，成都的事情就摆不平！”

第十一章 山城晨雾 / 313

- 1 张澜到了，刘湘不敢怠慢
- 2 说起么爸，刘甫澄焦眉愁眼
- 3 “省门之战”后，川局走向如何

第十二章 黑幕落垂 / 338

- 1 夜幕中，田颂尧、田泽孚兄弟悄悄出城去了昭觉寺
- 2 暮鼓晨钟，青灯黄卷，心情苦闷的田颂尧问道于相同经历的大法师
- 3 田颂尧萌生了激流勇退意
- 4 不出所料，刘文辉夤夜登门
- 5 令人啼笑皆非的“停战协定”签字仪式

第一章 夜梦不祥

1 冬夜，袅袅远去的更声，让刘文辉心事沉沉

这是一个初冬的深夜。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国民政府第24军军长、川康边防军总指挥刘文辉从梦中悚然惊醒，拥被坐起。这时，高墙外，正在敲打三更——

“噎——噎——噎！各家各户，小心火烛！”更夫苍老的声音和着铜更水波纹一样的金属颤音，越过高墙袅袅传来，再渐渐远去。更声落尽，万籁俱寂。窗外，寒风呼啸，落叶沙沙，平添了几分萧索和孤寂。刘文辉靠在床档上，在黑暗中睁大了眼睛，想竭力看清温暖如春的卧室里的一切。可是，什么也看不清，只能感觉到现实美好的一切尚在，这与他好不容易才从噩梦中挣脱出来的心绪相差十万八千里，也让他惊悸不安的心在这会儿感到了踏实，浑身上下觉出了慰藉和温馨。

他宠爱的三姨太杨蕴光，就睡在身边，伸手可及。夜阑更深中，三姨太睡得很熟很甜很沉，发出阵阵轻微均匀的鼾声，热烘烘地散发着只有成熟漂亮女人身上才有的绵软、丰腴的可人气息。庭院深处，偶尔隐隐约约传来一声两声轻微的金属磕碰声，

这是夜巡的卫弁们手中的枪械不小心磕碰到哪里发出的，之后一切又归于沉寂。这种声响，这种气氛，是他熟悉的，让他感到特别的安全舒适，这不是一般人可以享受到的。但这会儿，他却觉得，他这座占了半条街的偌大的玉沙街公馆，似乎在朝一个不可知处潜沉；心中犯堵，沉甸甸的。

他再也睡不着了，心中喟然一声长叹，伸手将身后雪白蓬松的大枕头再往上提提，闭上眼睛假寐，竭力让思维同刚才的梦境对接。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这话说得很对，他是一个心细如丝的人，他开始细细搜索让他深陷噩梦的原因。

时年 37 岁，却已贵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国民政府第 24 军军长，兼川康边防军总指挥的他，是陆军三星上将，手握川省军政大权，不要说在四川，就是在全国，他也绝对算得上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物。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的他，本系一介布衣，却在十余年间靠自己的蹬打，而今已是身踞高位，拥甲十多万，占有全川三分之二，七十多县的地盘，而且很大一部分还是川西南富庶之区。此外，尚未建省，位于川省和西藏之间地域广大，矿藏丰富，战略地位极为独特重要的西康全境也在他控制之中。细细数来，在四川大大小小，林林总总的军阀中，无论军队数量，所占地盘，财赋收入，他都要数第一。其次，就要数他的侄儿，四川省军务善后督办兼第 21 军军长刘湘了。刘湘虽说可是他侄儿，年龄上却要比他大四岁，出道也远比他早，如今踞重庆川东三十多县，扼川江咽喉之道；兵虽然比他少一些，却比他精，刘湘手中还握有一支海空军。当然，这些海空军的力量相当有限，但毕竟是川内独有，听起来都吓人。他们叔侄俩如今可说是平分秋色，各据巴、蜀。其次，游动于巴蜀大地上的军阀还有不少。有曾经红极一时，如今却已成残兵败将，只能龟缩在老家广安一隅的第 20 军军长杨森以及更提不上台盘的刘存厚、李家钰、罗泽洲等。在他们叔侄之外，川内实力排第三、第四的是他的保

定军校同学，目前同他三军共管成都的国民政府第29军军长田颂尧、第28军军长邓锡侯，他们三人号称“保定系”。在不明究里的外人眼中，他们三人是一个铁三角。而今天，他心中最清楚，这个“铁三角”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缝隙，最近很可能就会化犁为剑，变友为敌了。

刘文辉不是个简单人物。他擅长政治权术，精通合纵连横之道，世称“多宝道人”，他同握中华民国权柄的蒋介石蒋委员长关系向来不好。年前，在决定蒋介石命运的蒋（介石）冯（玉祥）阎（锡山）中原大战中，他曾两次通电反蒋。“外战外行，内战内行”的蒋委员长，尽管当时及至以后在取得了中原大战胜利相当长的时间内，都对他恨得牙痒痒的，一直想收拾他，但缓急之间，鞭长莫及，也拿他没法，不得不从现实考虑，不得不让他三分，不得不委他以重任。

刘文辉、刘湘叔侄都是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人。那是一个小镇，处于富饶的，一望无边，二望无际，一派绿色，汪洋大海般的川西平原上；同平原别的地方比较起来，小桥流水，烟村人家，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处。但是，奇怪的是，却在同一个时期，先后出了三军（长）九师（长）十八旅（长），大邑县一时将星云集，这就不能不引起一些专门研究人才学类的专家们的高度注意。

他们首先从地缘学上去分析。

有如此一说：山东是一山一水（沂山沂水）一圣人（孔子），蜀中是多山多水多才子。这话概括得虽不一定准确，却将山水人文与人才的出现作了必然的联系，强调了意识对物质的依赖关系。江南那样的好山好水，富庶膏腴之地，决定了必然出秀士、出文才；反过来，像陕北那样物质相对贫瘠，天高地阔好跑马的茫茫塞外地，也就必然出李自成、张献忠那样揭竿而起，反叛朝廷的农民起义闯将。

细研起来，大邑县的地缘地貌走向很有些奇特之处。它位于川西平原边陲。境内，大部分是富庶的川西平原，而西部却是连绵起伏的青秀山峦，而且越往西，山势越发峭拔奇峻。出了大邑县城往西，过十来里地就到了灌口镇。这个镇不大，却是平原与山地的分水岭。一条由西向东的河流绕镇而去，过了灌口镇，山势陡然抬高，犹如一条青龙在碧波荡漾的海洋中猛然抬起头来。一条飘带般的山路，一直向西，向西，蜿蜒起伏于连绵葱翠的山峦间；如丝如缕的白色烟雾在路边升起、蒸腾；路边小溪，流水淙淙声不断。过灌口不到十里，到了鹤鸣山，这山不高，却是涧锁林深，绿得墨染似的山中，有临崖而建的老君殿，终日云遮雾锁，一群群精灵似的白鹤盘旋舞蹈其上。暮鼓晨钟，清韵悠然，这就是道教祖师张天师最初的得道发切地了。再一直往西朝里走，就到了大飞水，那是山的深处；高山上覆盖着茫茫的原始森林，也覆盖着一个久远的传奇。里面有个唐王坝。这名字的得来是，唐朝安（禄山）史（思明）之乱时，当那个因为一心宠爱杨贵妃，“从此君王不早朝”，引得渔阳战鼓动地来的唐玄宗李隆基，于仓惶中带着杨玉环、杨国忠兄妹及一大群嫔妃，在六军簇拥下刚出长安之时，远在千里之外，在李白诗中“蜀道难于上青天”，大后方的蜀地大邑县大飞水原始森林里，就已经预先为逃难的唐玄宗李隆基准备了一处行宫。

唐玄宗到了马嵬坡，六军鼓噪不前，要求诛杀杨贵妃、杨国忠兄妹以谢天下。没有办法，“君王掩面救不得”，杨国忠当然只有死了。而他最为钟爱，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杨贵妃在将士们愤怒的鼓噪声中，款款而出，上吊自尽时，唐玄宗心疼欲裂，转身掩面不忍卒看。杨贵妃死后，心痛欲裂，梦里寻她千万度的唐玄宗，忍悲饮泣好不容易过了“难于上青天”的蜀道，到达成都附近的一个小镇时，忽接长安捷报，大将郭子仪已率军平息了安史之乱。唐玄宗闻讯立刻就打道回京了，连成都都没有进，更不要说

去大飞水为他准备的行宫了。从此，与成都近在咫尺的小镇名以“天回镇”，同深处大邑大飞水山林中的那座行宫“唐王坝”一起，作为历史的刻痕，穿越了时间，一直沿用下来。

也许，就是这有别于川西平原的景致，造成了大邑县一时间将星毕出？对此，刘湘手下有个叫刘从云，绰号“刘神仙”的师长，不知是从哪里去听来的高论，经过揉合后化为己有，表述得相当完整清晰，听起来好像也更有说服力。“刘神仙”说：大邑地处川西平原边缘地带，这里既有川西平原的清润，又有大飞水峭拔的神韵；这中间有一个相互间的浸润、积淀和转换。从唐玄宗入川留下的“唐王坝”起，经过了这么多代这么多年，如同一缸好酒，已经酿成，必然出奇才奇人……刘从云长得身材高大，驴头马脸，虽是军人却身着道袍，侃侃而谈，手拿罗盘东指西划，那些陌生而又似乎耳熟能详的专业术语，像蜀中乡下春来串门的春官，话说得一泼一泼的，很神秘，也很能迷惑人。刘从云是蜀中大小军阀无不拱服的“神仙”，阴阳八卦，观山望水，察人面相等等无不精通。这是一个本质上来路不正的游方术士，原是川省威远县乡下的一个穷小子。清末年间，已经长大成人的他，对当地的一贯道掌门人刘永宽呼风唤雨般的号召力，特别是采取替人卜相、算命、攘灾、超度亡灵等封建迷信手段骗得钱财，不劳而获艳羡不已，这就拜师入门，在一贯道中慢慢爬上去。爬到一定地位，远比师傅刘永宽厉害阴毒得多的他，打了师傅的翻天印，刘永宽被他逼死。顺理成章当了本县一贯道掌门人的刘从云，更是花样翻新，耸人听闻地对道众们宣布：现在大难将至，惟有将儒、道、释三家融于一贯道中，统由他掌门，才能趋利避害，普渡众生、普利众生！他的伎俩在当时民智不开的威远，很是麻倒一批人。从此，他开始广招门徒，大肆传道，那是民国初年（1911）。刘从云掌坛的一贯道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，很快波及到附近的荣县、自贡、富顺、内江、资阳、资中甚至更远。

信徒入道，他是要收费的，富者多交，贫者少交。但他申明，多交或是少交，可见信徒入道感情的深浅，也直接决定了道徒以后的道行发展。因此，每个信徒入道时都是拚了命的尽量多交。之后，这就要信徒们在他面前焚香跪拜，对着一张贴在墙上不知究竟是谁，道袍鹤发，像人像神更像鬼，据说是一贯道祖师爷的画像赌咒发誓，决不泄漏道义，严格遵守道义，听从师傅教诲云云；否则，将受到天打五雷轰顶，万马分尸类的天报应和多种人为酷刑。

民国以来，四川各地军阀众多，他们各自为政，随意拉伕、增税、派款派粮，扩充军队；加上连年混战，将个天府之国蹂躏得城乡萧瑟，百业凋零，伤痕累累，饿殍遍地；尤其是威远所在的川中一带创伤最重。生活在痛苦无望中的百姓，往往是最需要精神鸦片麻醉的。刘从云顺势发挥，十年后，他的势力扩大得惊人，在全省各地设坛开馆达 108 个，门徒近万人。刘从云是个有相当眼光的人，也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。他当然明白，他的宗教势力如果仅仅植根于村乡僻野，那就像一株怎么也长不大的树；大风一吹，就有连根拔起的可能。于是，他将目光投向了军界。从 1926 年开始，他先到省会成都，把 28 军的团长黄石子拉来入门，再由黄团长不断引荐中层军官入门。很快，他的手上就有了七八十个人道军官，他又专门在成都开坛设了个德静馆，供军官们活动。接着，他把眼光转向了重庆。他先是攀上了刘湘的亲信将领、21 军机关枪司令刘佛澄，再经刘佛澄介绍，终于攀上了刘湘这棵大树，刘湘也入了他的门。很快，连锁反应，四川几乎所有有影响的军阀都陆陆续续入了他的门；他也摇身一变，带着他的几千信徒从了军，被刘湘编为 21 军模范师，顺理成章，刘从云当上了模范师师长。不过，当上师长的他仍然是过去惯常的装束，总是身着道袍，手中摇着一领鹤毛扇，像是从戏台上走来的军师，抑或妖道类。

刘湘等川中军阀，分别被刘从云赐予了法号。如：刘湘——玉宪，刘文辉——玉猷，邓锡侯——玉斋，杨森——玉勇，潘文华——玉羽，王陵基——玉道……但是，这些蜀中大小军阀，好些心中都明镜似的；比如刘湘，其实清楚得很，他手下的这个模范师师长刘从云，是一个假神仙。刘湘之所以表面上拱服他，并接受他赐予的法号，是因为当时蜀中民智不开，封建迷信盛行，他这是要借力发力，利用刘从云来达到他的目的；所谓“千万人的习惯势力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”是也！当然，刘从云更知道利用他的顶头上司刘湘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大小军阀，他一路上就是这样走过来的，刘从云像一只附缘于千里马尾巴上的蚂蚁。

“刘神仙”善于揣摸各类人物的心理活动，并从中讨好。对于刘文辉经常私下对镜吁叹，惜乎自己的相貌与显赫的地位声威极不相称，刘从云在他面前表现得很不以为然。

刘文辉长得身材矮小瘦弱，一颗橄榄形的头、窄脸、短发；在生活上穿着上，他是一个守成不变的传统军人，素常一袭长袍，天冷时上套一领黑马褂，脚蹬一双白底黑直贡呢朝元布鞋。而且，他穿的长袍马褂只能定做，因为街上卖的长袍马褂穿在他身上都嫌大。他的脸色发黄，双颊松弛，额下无须，一副标准的老太婆相，惟有一双眼睛亮得射人。在长相上，他与他的侄儿，现在最大的潜在对手刘湘迥然有别。刘湘南人北相，长得身材高大魁梧相貌英武，一举一动都有大将风度。

刘从云站在相当的高度阐释过刘文辉的相貌特征。他说：刘主席刘军长，你这样的身板骨相，历史上五百年才能出一个，比如历史上的齐国名相晏子，就是你这样的。刘从云并且引经据典，说这样的相貌骨骼决非等闲之辈；这样的人擅长纵横捭阖合纵连横之道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，挽狂澜于即倒，定乾坤于转瞬。刘从云这样的解释，让刘文辉在释怀之后的私心窃喜中，联

想起自己一路走来的成就，提高了对自己相貌的自信，对自己老太婆似的相貌不仅不再自卑而是信心百倍。

想想难道不是吗？当他从保定军校毕业出来，四顾茫然时，是刘湘收留了他，当时川中只有两个军，刘湘就是屈指可数的第二军军长。刘湘是个很有亲情观念的人，不仅收留了他，还给予他很大的照顾。但，这对他以后的飞跃，不过是一个方面，在他看来，关键还是靠他自己的本事。他真的是很会来事，特别是善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。在他看来，在中国，能不能爬上去，一个人有没有真本事倒还在其次，主要是会处理、调动各种关系，这才是最大的本事。比如，历史上的刘邦和项羽，就是这方面最为生动典型的范例。表面上，刘邦同项羽根本就没有可比性，两人完全不在一个档次。刘邦出身社会底层，本身是个流氓无赖，只会干些将儒生的帽子拿来接尿这样的恶作剧。而西楚霸王项羽呢，出身名门，本身又是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有一身惊人的武艺，打仗百战百胜的王公贵族。而在动乱年间混进起义队伍中成了一个人物的刘邦，干什么都不行。打仗，他要靠韩信；内政外交，他要靠萧何、张良。但就是刘邦这样一个流氓无赖，却最终在垓下一仗，将百战百胜的楚霸王项羽逼得于乌江自刎，刘邦最终得了天下，当了皇帝，他靠的什么？靠的是心计，靠的是会调动各种关系为我所用。从古至今，这样的例子多得是。又比如《三国演义》中的刘备，江山就是哭出来的。这之间微妙之处多多，他独能体会并烂熟于心，用得总是恰到好处。居下僚，他能体察上司细微心理，说话做事多得上司欢心，屡获升迁。当他的势力到了一定程度，又能审时度势，操纵各派力量，以四两拨千斤的妙手连连得势，让自己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；最终与刘湘并列为川中双雄，形成东西峙立之势。

然而，既然如此，如日中天的他，为什么会在这样好睡的冬夜，拥被而坐，心事重重，不能入眠呢？

啊！陡地，他在黑暗中睁大了眼睛，一下坐直了身体，他找到了噩梦的起因。白天在四川兵工厂的所见所闻，所有的一切，特别是那个不远万里漂洋过海，来到四川兵工厂推销军火的日本军火商岩崎，这时恍然就在眼前，白天的每一个场景都栩栩如生，非常清晰。日本军火商岩崎是个矮个子的中年人，头上没有了几根头发，一双小眼睛不时闪出一丝贼亮贼亮的光，显得非常机敏。岩崎是日本著名的三菱兵工厂派驻中国的负责人，是一个中国通，也是一个四川通。当岩崎在他面前竭力兜售军火时，他其实是很中意这批日本军火的，认为价廉物美，存心要购买一大批日本军火来武装自己的部队，只是因为田颂尧的人在面前，他不好同日本军火商深谈下去；让他抽身而去的另一个原因是，他想抠一下，再压一压这批日本军火的价钱。但刚才梦中出现的一场打得无比惨烈的战争场景，潜意识地提醒了他事情的紧急。不行！他想，不能再等了，必须马上同这个日本军火商签订合同，尽快将这批日本军火买回来武装部队。形势已经间不容缓，他同刘湘之间的大决战，早晚可能全面打响。而且，说不定就这个时候，作为刘湘同盟军的田颂尧、邓锡侯已经捷足先登，正在同日本军火商私下秘密签订军火合同呢！想到这里，他有种无端的着急，愣愣地望着黑夜，似乎想让目光竭力穿透沉沉夜幕，看到这会儿日本军火商在干什么？看到田颂尧、邓锡侯以及远在千里之外重庆的刘湘这会儿在干什么？黑夜有多面性，它既可以带给人温馨舒适，又有诡祟的一面，好些阴谋诡计都是在黑夜的遮掩下完成的。稍不注意，往往就会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。他觉得，他这会儿就骑在这个当口上。

“每临大事有静气！”刘文辉竭力沉着气，他又将身子靠在床头上，闭上眼睛，将白天的经过，在思想上再过滤一遍，对接下来将要发生的大事小事都在头脑里推演了一遍。多想想，多想想！他反复叮嘱自己：要多想，想细一些，多想出智慧。一时半

会，天不会塌下来的。于是，白天的一切，这时又走马灯似地在他脑海中回旋开来。

2 秘密：左手做的事也不能让右手知道

成都巷战 · 1932

四川兵工厂，位于成都九眼桥附近，占地广宏。这是民国以来，任何一个四川军阀都垂涎，一心想摘到手的红果子，而这个红果子现在被 29 军军长田颂尧掌握在手中。1925 年，据成都有年，一心想当四川王，发动了统一全川之战的国民政府 20 军军长杨森，被“保定系”三巨头——24 军、28 军、29 军的军长刘文辉、邓锡侯、田颂尧联合 21 军军长刘湘，四方合力，将杨森打败，赶出成都，赶回了他的老家广安一带，占着很小一块地盘苟且偷生。四家同时挥师进入成都，好在这时，刘湘接到了中央政府委他为四川军务善后督办的任命，独自去重庆经营他的川东地盘去了。在成都，刘文辉、邓锡侯、田颂尧三家成立了一个“三军联合办事处”，三方依进城时的实际控制线划分了防区。四川兵工厂虽在田颂尧手上，但这并不等于田颂尧就有了对这家全川最大、历史最早，设备最好，基本上可以配套生产枪支子弹的兵工厂有任意开工生产的权利。四家约定，厂里所有原先生产的武器弹药一律就地封存，兵工厂要开工生产，也得四家一致同意。但谁都明白，如四川一句俗话所说：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脚的？四川兵工厂既然在田颂尧手上，他能有不偷偷揩油的？当然，田颂尧也只能偷偷揩油而已。刘文辉、邓锡侯有事无事都爱去那里转转，看看。倒还不是他们对田颂尧有多么的不放心，因为他们在厂里都安有内线，兵工厂一有响动，绝不可能瞒过他们。只是，带兵的将军，没有一个不爱枪的，这是一种类似母亲与儿女脐带般关联的一种天然的感情。

四川兵工厂，最先是清光绪初年，由四川总督丁葆楨建起来的，后来到了川督锡良手中，有些扩增。一条生产线购自德国著名的克虏伯兵工厂。时下看来，虽落后了些，但设备尚完好，能造七九式步枪及子弹，还可以造一般的小型山炮。如开足马力生产，一月可造三五千支步枪，子弹三四十万发，用这些武器装备一个团不成问题。

就在这天上午，他去四川兵工厂转时，恰好遇上去兵工厂找总办王子重兜售武器的日本军火商岩崎。几乎同所有重量级的日本商人一样，岩崎身材矮胖墩实，穿西装打领带，腮上胡茬刮得发青，戴一副宽边黑色玳瑁眼镜，能说一口流利的北平官话；还能说一口椒盐的有成都味的川话。

岩崎先是在他们面前竭力鼓吹、兜售他们兵工厂刚刚研制出来的，并且业已装备到日本陆军的一种据说不同凡响、威力巨大的三八大盖步枪。听矮胖子岩崎一说步枪，他当即就笑了，指了指岩崎的鼻子，再指指自己的鼻子，不无讽刺地说：“远道而来的岩崎先生，你可能不知道吧？我，还有王总办，都是军人出身。别的不敢说，对步枪，我们可说是太熟悉不过了。俄国的趴耳朵枪（俄国步枪的枪栓是往下趴的，当时被好些人称为趴耳朵枪）、英国的毛瑟枪……我们就是闭上眼睛，都可以随意拆卸下来再安装上去的。你这个是，这个是……哈哈！”他这个“哈哈”没有说出来，耐人寻味。潜台词是，你这个日本军火商在我们面前谈步枪，简直就是在木匠的祖师爷鲁班门面前耍斧头一样的小儿科。

当日本军火商、矮胖子岩崎听王子重介绍，原来这个当面嘲笑他的小个子男人，就是24军军长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文辉时，觉得找到了大买主，立刻肃然起敬，眼睛顿时就亮了，贼亮贼亮的目光透过镜片，将嘲笑他的刘文辉看了好一阵，马上表现出了明显的尊重和尊敬，赶紧对他鞠躬，上前，掏出名片双手奉上。